

中国传统节日系列之 我们的

主编 彭国梁 杨里昂

春节



笑笑笑 新年到
敲锣鼓 放鞭炮
哥哥喜 妹妹跳
爹娘给我压岁钱
一吊又一吊



湖南出版集团

HUNAN PUBLISHING GROUP

岳麓书社

我们的春节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就是年。腊，八，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二十三，灶糖粘，二十四，扫房日，二十五，推麦谷，二十六，宰猪肉，二十七，宰年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坐一宿，大年初一探亲友。

主编 彭国梁 杨里昂



湖南出版集团
HUNAN PUBLISHING GROUP



岳麓书社



大月亮 小月亮

哥哥起来做鞋匠

嫂嫂起来纳鞋底

婆婆起来春糯米

隔壁孩子闻到糯米香

一夜哭到大天亮

孩子孩子你莫哭

你爹在田里替你栽糯谷

糯谷开花 你吃耙耙

糯谷结子 你吃果子

目录

一个火爆的节日——春节/001

肖克凡

好好过年 /007

高伟

回忆年夜饭 /011

车前子

过年·萝卜糕·童年 /013

林文月

爆竹声中的除夕 /016

石评梅

压岁钱 /020

林庚

岁除闲话 /021

徐彦

岁尾年头随笔 /025

钟敬文

旧历新年天津的风俗 /030

仲

谈岁时风土 /034

何芳洲

春节话旧 /037

翁偶虹

温馨除夕深更火 /050

杨里昂

爆竹 /052

周作人

春节闲话 /053

万彬

重华宫的新年 /057

高阳

过年 /062

梁实秋

过年 /066

胡兰成

在新年里 /069

包天笑

新年之回顾 /075

周瘦鹃

年 /077

李长之

过年恨 /082

许钦文

过年日程 /085

何容

新年之忆 /088

林杭敏

看虹庙烧香 /093

白辛

过年 /095

余杨灵

我之新年趣事 /096

卓呆

春节谈赌 /098

张放

过年 /101

苏青

过年 /105

子川

我家之新年 /107

赵苕狂

自制贺年卡记 /109

周翼南

新年 /111

陶然

过年的味道 /114

张晨

老王过年 /117

王鼎钧

春节庆会 /118

马国亮

春联谈趣 /120

梁羽生

春联选 /127

春节诗词曲及歌谣选 /129

后记 /141





001

中国传统节日
春節

一个火爆的节日



肖克凡

据说，“年”是一种古代吃人猛兽，磨牙吮血，先民闻之丧胆。终于有神农氏手持神器将其降服，时值农历十二月三十日。黎民百姓遂称这一天为“过年”，“过”字含有去除之意，过年就是去除猛兽。流传今日的过年燃放爆竹的习俗，其原始意义就是驱赶猛兽。这属于神话传说。过年是一个噼噼啪啪的火爆节日。火爆是过年的特征。

四季为一周期。这一周期，尧舜时称“载”，夏时称“岁”，商时称“祀”，周时称“年”。公元前104年即汉武帝太初元年创立“太初历”，从而有了确切的农历新年。由此可见，“年”之字义表示春夏秋冬四季，而且代表着原始农业社会生活。很遥远了。

百节年为首。有了年，也就有了过年的习俗。过年，“劳农以休息之”，说的还是农业自然经济社会。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然后就过年了。丰收，喜庆，祭祖，敬神，当然也喝酒庆贺。过年，无疑是农人的年。





增福财神 上海(清)

终“述职”，也无疑是广大农村的盛大节日。中国人过年的脚步从远古向着近代走来，笑嘻嘻一直走进我们今天的生活——而且滚雪球儿地形成了一套套各具地方特色的“年俗”。譬如南方年糕北方饺子，就是既解饱也解馋的年俗。

今天我们仍然过年，人人都不曾缺席。只是从公元1949年以来社会主义新中国给过年改了名字，叫春节了。改了名字还是过年。譬如一只宠物狗，你叫它方方还是圆圆其实都一样，因为它是你的最爱。然而，事情还是起了变化——那只宠物狗面临失宠。极有可能是宠物猫来了。

尤其进入21世纪以来，有传统文化守卫者惊呼民俗流失。许多市民同样感叹“年味儿”淡了。

年，从头到脚散发着各式各样的年味儿，从远古走到今天，一直走进我们心坎儿里。如今，它散发着残余的年味儿从

我们眼前悄然走过，只留下一声叹息，渐渐远去而化作一个无比巨大的背影。

是的，方兴未艾的西方圣诞节，一步抢在春节之前，几成“显学”之势。还有西方情人节，也使鲜花市场一派兴隆。莫非真的来了一群洋宠宠物猫？

此消彼长。淡了的是味道，远了的是背影。各式各样的民俗都快成文物了。中国传统文化被“全球化”压迫得气喘吁吁。

其实不光是春节。中国人一年到头原本有许许多多节庆，从而构成了我们坚不可摧的无处不在的民俗生活。春节之后，还有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以及重阳节，只是更多的民俗节日已然退出了我们的日常生活，甚至使人觉得它们根本不曾存在似的。试举几例：

正月二十五，填仓节。罗灰于院中，名曰打囤，其中放置谷粮少许，谓之填仓，据



遍地光明

说老鼠这天娶亲；三月初三，祭祀文昌帝君，其实是“惜字纸节”；四月二十八，药王爷诞辰节，民间多有盛大庙会；六月二十一，火神爷诞辰，家家吃面，打卤儿炸酱均可；七月十五，盂兰节，放荷灯，烧法船，做水旱两路道场；七月初七，乞巧节，女子设瓜果，祀织女，谓之乞巧；八月初三，灶神节；八月二十七，孔圣人诞辰，学校放假，祭祀于文庙；九月十七，财神爷诞辰，燃放爆竹，活鱼放生，供奉猪羊以祀……

一个个民俗节日已经消隐，一个个民俗节日正在淡化。五月初五必须吃粽子的，渐少；门前悬挂艾叶与菖蒲叶的就更少了。九月初九食糕者，不多；登高者，也不多。当然还有愈滚愈小的元宵。

时光似水。经过似水时光的潺潺淘洗，时至今日自先民时代流传下来的许多民俗也渐渐淡然了，仿佛一件被洗得褪色的衣裳。这不足为怪，因为我们在时间里成长，同样也在时间里丧失。全世界任何一个古老民族都不可避免地经历过这样一个有得有失的历史进程。尤其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们只能竭力保有自己的话语权，争取得大于失。

比时光淘洗更为激烈的是时代变迁。纵观我们不胜其多的民俗节日，无不深深打着古老农业社会的烙印。正月二十五填仓节，因为家家户户设有粮囤，残留着保护粮食的文化原型。四月二十八祭拜药王，恰恰由于农业社会缺乏医疗保障体系。六月二十一火神爷生日，全家借机猛吃一顿美味捞面，具有合法解馋意义。七夕乞巧节本身就充满了男



爆竹生花过新年



饽饽铺招牌

旧时北京(仿)

图43

耕时代的“女织”色彩,没有缝纫机,必须练就一手好女红。

我们满怀深情地回顾历史上一个个世俗化的节日,发现它们几乎均以吃穿为外部特征。譬如初一饺子、初二面、初三烙饼炒鸡蛋,这完全以吃为内涵,理想过于外露。于是过年便令人欣喜地成为贫苦大众的“解馋节”。到了除夕夜,普通人家的

孩子也能穿上新裤新袄。这是因为农业社会生活贫穷,一年到头只有这么一次买布裁衣的机会,怎能不“去旧迎新”呢。一年一度的新桃换旧符,深刻地描绘出“年”的大众意义。

一吃一穿,构成了我们民俗节日的主要内容,这就是苦难贫乏的中国历史特色。腊月二十三糖瓜儿祭灶,敬神之余全家老小品咂糖瓜儿当属物质大行动。唯物论哲学告诉我们,世界是物质的。糖瓜儿就是明证。

经济发展,社会昌明。一吃一穿一旦被视为寻常之事,我们无疑正在走出落后的农业社会而转入先进的工业时代。告别工业时代而进入电子时代,人们便感觉年味儿淡了,民俗生活成了遥远的历史背景。当年春节期间的相互拜年,起早赶路,叩门行礼,拱手问候,可谓礼数甚多,不堪重负,俨然一套极具操作规范的“拜年教程”。这样的节日习俗只能说明社会处于交通不便、交际缺失、信息梗塞的低水平生活状态。关于公共交际与信息交流,中国人最为日常的方式就是赶集。过年,就是一次无比盛大的集日。

一旦进入信息时代,以过年为代表的具有明显农业社会特征的民俗生活,只能

卖糖瓜儿
北京民间生活彩图(清)



此中國賣糖瓜糖餅之圖也其人用糖做飯豈攤子上賣於軍民人等祀灶神之用每歲臘月二拾三日灶君上天之日均買此糖焚香供祀取其甜言蜜語可為一家之主也



渐渐淡出。网络时代的生活使得热爱赶集的国人逐步沦为四肢不勤的室内动物。如今,中国许多城市春节期间禁止燃放鞭炮,似乎也在改造着民俗。没了年夜的鞭炮轰鸣,从而留下一个巨大的民俗文化心理空间等待填充。事实上,一个个没有爆竹炸响的大年夜也就这样过来了,我们照样将网络时代的春节生活进行到底。

多年固有的民间习俗随着社会变迁逐渐淡而化之,势必出现新的民间习俗。以抢救民俗著称的文化名人冯骥才先生就说过,除夕夜全家围坐电视机前观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文艺晚会已经成为新的民俗。

初一上网、初二充电、初三手机全球转。假若出现这样的新式年俗,那么很有可能导致初一速冻饺子、初二方便面、初三比萨饼煎鸡蛋的中西合璧的饮食景观。无论旧俗新俗,其实都是民俗。

回首历史长河,过年也确实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常规。假若平时你粗茶淡饭甚至吃糠咽菜,过年则杀鸡宰羊熬鱼炖肉。假若平时你足不出户甚至画地为牢,过年则走家串户访亲问友。过年是打破常规生活的惟一理由,过年也是寻求非常规生活的惟一契机。平时滴酒不沾的人,过年时竟然喝了两盅。平时俭朴得近乎吝啬的人,过年时竟然出手阔绰。平时不擅言谈的人,过年时竟然滔滔不绝。“老夫聊发少年狂”,过年,使你觉得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过年,使你觉得自己过着另外一种生活。妇女们赢得了平日里难以赢得的生活自由,可以坐在家打几把纸牌。孩子们获得了平日里无法获得的经济效益,压岁钱和糖果什么的。

我们一年的生活是一只巨大容器,过年就是这一只巨大容器的排放口。我们一年的生活是平庸乏味的三百六十五天,过年则成为超凡拔俗的巅峰时刻。巅





有余 东昌府木版年画(清)

峰时刻有可能获得巅峰体验——尴尬变得不尴尬,忸怩变得不忸怩,平庸变得不平庸。只有虚伪变得更虚伪。

过年,只是孩子们的狂欢节。过年,有时也是成年人的假面舞会。这就是过年的特异性。这种特异性极其明显地体现在可爱的孩子们身上。孩子是社会生活中的弱小者,也是家庭生活中的被管理者。孩子们的生活就像一台复印机,一天天没有什么两样。只有过年,生活才焕然一新,衣、食、住、行、玩,统统变得跟平时截然不同,甚至就连雷打不动的生活秩序也因过年而发生松动。过年,首先是孩子们怦然心动的节日。

如今时代,物质的极大丰富,精神的极大解放,人生价值的极大提高,使得“中国小皇帝们”天天都在过年。孩子俨然成了老子。过

年,首先在“祖国的花朵”心目之中丧失了特异性。俗话说,孩子是生活的未来。我们的年味儿就这样在“未来”身上提前淡化,失去了它传递了几千年的独有魅力。

社会发展,时代进步,这本身体现了生生不息的生命传承。不同的是我们的祖先有幸赶上了散养柴鸡蛋,我们则只能拎着一台笔记本电脑走进回家过年的城市地铁。其实这就是我们曾经的生活,只是一辆牛车换成一列地铁而已。

无论怎么说,我们春节的流传内容正在流失,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其实春节理应是一个火爆的节日。没了火爆,春节就没了它的味道。是的,我们应当打响一场保卫战,保卫祖先留传给我们的火爆节日——春节。





好 好 过 年

高伟

很多的人似乎不愿意过年了，过年像是过关。听这话的时候我也是听着玩的，“年”其实没有他们说那么吓人。即使是他们把年过得不好，也是他们自己的事，因为没有人拿着刀子非得要求你把年过成个什么样子。就连跨世纪这个听起来那么高难度的事儿，不也一不留神就在睡梦中让我们给度过去了。

对于生活是怎么回事儿，中国人容易皱着眉头回答：人生就是一个人生活的总和。关于生活，美国人不仅把它看成一个人一生的总和，还有另一个角度，即把它看成是一个人游戏的总过程。我很同意美国人的后一种对待人生的看法。正里八经地想人生，想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我有什么理由活着之类的东西，这样的事情我干过，而且干了许多年，一直把脑袋想破了也没有想出来答案来。因为老想着这么玄奥的事情，过年这样的事情便会刻意地被我轻视，故意地不好好过。这么做好像我才能把“做人”这件事弄得很有些哲理。后来我就放弃了对于





拜年图

这种事情的苦思冥想，转而在把每一天过得开心当成目的了。这样的转变是读了某个哲人的一句话。那个哲人说：关于我们是哪里来的，我们要到哪里去，这样的事情是想不清楚的，对付想不清楚的事情，最聪明的做法是不去想它。不去刻意想这些问题了之后，过年这样的俗事也被我很轻松地对待了。平常的日子都要好好过，过年，好好过它就是了。

其实，把人的一生看成是某种游戏的总和，这想法真是不错。这样可以使生活变得轻松一些。游戏其实也有高下之分，把生活当成一种档次不低的游戏去做，有什么不好？有人容易把“游戏”当成浅薄的一种事情，其实错了。人生就是一场戏，或者是一场赛事。这种说法其实很正经的。做好这场戏，

或者做好这场赛事，需要很正经地对待。如果一个人违背游戏规则，那么受到惩罚是必然的。做游戏既需要用心，还得在必要的时候不把貌似正经实则身外的一些东西当回事儿。这样的做法对我们的身心有益。

过年其实就是人类制定的一种游戏规则中的一个步骤。这个游戏是这样的：在我们中国，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按农历计算，每年的第一天即是春节。春节就是过年。这一天是中国人最隆重的节日，也要受到中国人最用心的对待。这一天，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吃顿饭，喝美酒，互相表达好意。有钱有闲的人还可以到世界各地旅游。这一天，还把各种各样的祝福送给我们心中的朋友。这是一个人人很忙的时代，忙得经常忘了别人。这一天是一个提醒，提醒我们记起远方的亲人。一年了，把好话免费送给别人，也免费收到别人的好话，这个游戏玩一玩是有益处的。过年，使我们总还来得及想起朋友，向他们发出友好的信号。





人活着很累。人很孤独。如果人连自己都不会逗着自己开心，真是太没趣了。

过年的那一天并不比任何一天多出一秒钟来，老天爷也从未把这一天当作特例来使得即时的天气统一美好起来。这是事实。有的人就会说了，这样的日子有什么例外的呢。我以为，为什么不用另外的想法去想这件事情呢？一个不比别的一天多出任何东西的一天，全国人民统一用愉快的心情去对待它，统一放下手中的劳作，去迎接它的到来，这样的举动竟不是什么行政命令所使然。而且它延续了几千年，可以预计，这样的状况每年还要持续下去，你敢说它不是神奇的事情吗？

年年过年，一个人一生也不过是要过几十次。过几十次不算多，一眨眼就过完。聪明的人每一个日子都去珍重，过年的日子就更应该去珍重了。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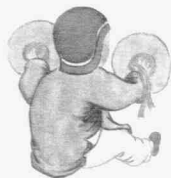
年了，树添年轮，人添一岁。似水流年呵！这个时候还是应该对自己的过去做一番盘点的。关于人生。关于流逝。还有生命中那么多可以避免的或不可以避免的琐碎与无奈。当然了，你若不愿意去这么沉重地想事也行，就是想法子给过年找乐也不错。

还有春节文艺晚会。我敢肯定，无论电视中的人在里面怎么卖力气，讨得大家的好也是很难的。大家还是会嫌晚会不好。如果让说得最凶的那个人去重办一台晚会，肯定也好不到哪里去。其实，大家伙说说罢了，说说晚会本来就是春节的一个内容的，谁也别在意。说真的，晚会中的那些人大过年的也不能与家人呆在一起，还讨不了谁的好，挺不容易的。春节文艺晚会或许会有寿终正寝的那一天，它岁数大了。我想，中央电视台的人员会想办法搞弄另外好看的东西来的。一年之中拥有最高收视率的一天晚上，就是从功利的角度他们也得搞弄好它。电视里面肯定热热闹闹的，弄得我们也静不下来。让心热闹一下其实也没有哲人们想得





鑼鼓喧天慶豐年



那么糟糕，一年就这么一天，体验一种热闹也算是游戏规则中的一个步骤。心如果是纯然的，还是不那么弃绝生活中偶尔的热闹的。

说过年没意思，其实是一种撒娇。类似于一个小孩向一个大人的那种撒娇。过年了，让大伙都闲

着，一连闲着好几天，这个好处你再不承认，那就是你的事了。若是有人不愿意闲着，去找事干就是了。若是有人不愿意看晚会，把电视频道一换，看别的节目嘛。再者，把电视机关掉，跑到外面数星星去，只要你愿意。若是有人不愿意打电话给别人拜年，不去碰电话就行了。如今的人务实多了，好像并不在乎你给他送去的一些虚不拉叽的东西。要不就睡觉，昏天黑地地睡，没有人吵醒你的。我发现，说过年没意思的人，差不多在别的时候也会觉得没有意思。重要的是，生活本身对于他是没有意思的。

其实，无论你愿不愿意过年，年都得过的。睡着睡着这年就过去了。而且年一到，就过完了，弄得我们莫名其妙。老人们还说，年好过，日子难过。这倒是个大实话。年一过，就是那些像水一样的日子了，想躲都躲不了。姑且先把正在过的那个年过好把。

祥
獅
獻
瑞

回忆 年夜饭

车前子

我小时候，常常是盼吃年夜饭。盼吃年夜饭，倒不是馋吃什么东西，觉得这么多人坐在一起，很好玩，心里快活，能看到大砂锅——这种大砂锅只有在吃年夜饭时候才端上桌，热气腾腾，大得像一只行灶。行

灶现在看不见了。我不知道“行灶”的“行”是不是这个写法。那时候有两种灶，一种是砌死在厨房里的，一种就是行灶，像只小水缸，红砂或白砂的，质地松脆，稍微重手重脚一点，就坏了，我之所以把它写成“行灶”，因为它可以被搬到巷口或者天井里烧饭烧菜。有人就爱吃用灶烧的饭，觉得有稻柴香。

那时候的年夜饭，冷盆里必有熏鱼、海蜇（往往是和白萝卜丝拌在一起的，临上桌时浇一勺葱油）、咸水花生（带壳的，用咸菜卤浸泡几天后加桂皮茴香煮透）、白切肚（我父亲爱吃的食物）、糟黄豆芽什么的，一般是四荤四素。

热炒每家同中有异，炒青菜也是必需的，尤其是小孩必须吃上一筷子，所谓“有青头”。“有青头”是句吴方言，意思是知书达理懂道理。还有炒鱼块。我在年夜饭上总要闹着吃大蒜叶炒慈姑和百叶炒咸菜，叔叔娘娘们就笑，觉得我不上台面。

汤有整鸡汤、板鸭汤、蛋饺肉圆油面筋塞肉油豆腐塞肉百叶包肉咸肉火腿笋干汤（这汤就装在了像“行灶”似的大砂锅里）。

以前吃顿年夜饭，大人们要先忙上五六天，小年夜

011

中国
传统
节日
春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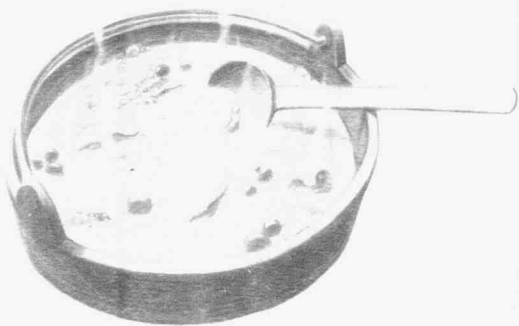


这一天特别忙。我和邻居小孩都高兴,没人管着我们睡觉了,我们可以一直玩到半夜,并且不停地吃东西:糖果、花生、瓜子、橘子、鞭炮——有一次我躲在那里“捉迷藏”(我们叫“盘茫茫”或者“盘猫猫”),嘴里还不停,一口咬到了鞭炮,以为是花生,还好,没响。

年夜饭,常常叫成“大年夜饭”。大年夜饭,当然要吃饭,也是必需的。苏州的昆曲专家顾笃璜先生是大户人家出生,祖上在清朝做过道台,他说他家吃年夜饭的时候会在饭锅里把米与荸荠(荸荠柄不能去掉)同煮,吃到荸荠时,叫“掘藏”。一九四九年之

前,他家里的佣人给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盛完饭后就会站在一边看,看到谁先“掘藏”了,就喊,比如“三少爷掘藏哉!”一声高喊,马上现拿赏钱。有关“掘藏”的风俗,我以前在苏州宝典《清嘉录》里查过而不见记载,我也曾经向其他身世不凡的老人打听过,他们没回忆起有过“掘藏”的经历,所以我拿不准这是不是苏州的风俗,倒有点疑心,疑心是安徽的——顾笃璜先生祖上是安徽人。

大年夜的那一天,不能吃萝卜干,据说大年夜吃萝卜干,会苦一世。他们越是这样说,我越是不相信,常常趁着大人不备,我去灶下间(吴方言“厨房”)偷吃,然后挑衅地张开嘴巴,让他们看到我正嚼着的“春不老”(一种洒着芝麻与青叶的甜津津且嫩且脆的萝卜干)。





013

中国
传统
节日
春
节

过年·萝卜糕· 童年

林文月



小时候,到了农历十二月底,看到母亲买回家大筐大筐的萝卜堆在厨房里,便知道快要过年了,不久家里又要蒸出一笼一笼的萝卜糕了,常常都是。果然有一天放学回家,进门就闻到香味,饭桌上堆着许多热腾腾的萝卜糕。等不及大人准许,我们便偷偷用手指挖来吃,情不自禁一口接一口,不一会儿功夫,就把那块萝卜糕吃掉一个角。

闽南人过年都要吃萝卜糕。我的童年虽然在上海度过,甚至也曾在东京住过,可是,无论家迁移到哪里,母亲总是让我们有过有萝卜糕吃的年,所以在我印象里,过年和萝卜糕,便好像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了。曾几何时,自己也已为人母,在潜意识中,我好像要在儿女的惊喜中寻回失去的童年似的:十多年来,每到旧历年底,无论工作多忙,我都会匀出一天的时间来制做萝卜糕。

通常都是在腊月二十五六日左右做萝卜糕,这样子才不至于太匆忙,也不会使糕失去新鲜味儿。

早一天,我便去米店买好在来米,到菜市场熟悉的摊子去买萝卜。他们对于老主顾都有周到的服务,不仅不会在秤头上不老实,而且还自动乐意送货到家。我常觉得人情温暖,便在这些小小的地方。那米店的老板娘记性比我好,有时会提醒我:“去年你们买的米多些,难道今年你不送人了吗?”她知道我们一家只有五口人,可是如今母亲年事已高,我每年都要顺便多做些,孝敬双亲的。有时我也喜欢送一些给朋友们尝尝,所以自己家里虽然人口简单,每回做的萝卜糕可也不少。

晚上先要把米淘清了浸在水里,萝卜也洗干净放在几个大锅中。第二天清早,阿婆会把那桶米提到附近的豆腐店,花二十块钱请人磨成粉,再请店里的